

如果说特种部队是一把尖刀的话，那军刺就是这把尖刀的锋芒。

雪亮军刺 致命出击
揭开“军刺” 的神秘面纱

雪亮军刺

暗月★著

他，在百万大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。
他，神出鬼没的身手令敌人闻风丧胆。
他，是精英中的精英。
他，是军中刺客。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雪亮军刺

暗月 +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雪亮军刺 / 暗月著 . --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,

2015.5

ISBN 978-7-5502-4919-6

I . ①雪… II . ①暗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9354 号

雪亮军刺

作 者 : 暗 月

选题策划 : 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 : 陈 昊 王 巍

策划编辑 : 欧阳秀娟

封面设计 : 百丰艺术

版式设计 : 王玉双

责任校对 : 方 淇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50 千字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9 印张

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4919-6

定价 : 36.00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58572848

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01 蓝狐 / 001 | 17 集合 / 085 |
| 02 入学 / 007 | 18 气场 / 090 |
| 03 报到 / 013 | 19 良药 / 095 |
| 04 早操 / 018 | 20 侦察 / 100 |
| 05 邂逅 / 023 | 21 诱敌 / 106 |
| 06 舌头 / 028 | 22 命中 / 111 |
| 07 不平 / 033 | 23 无名 / 117 |
| 08 军威 / 038 | 24 交锋 / 122 |
| 09 计划 / 043 | 25 预谋 / 127 |
| 10 顾问 / 049 | 26 荣辱 / 133 |
| 11 群殴 / 054 | 27 乌鸦 / 139 |
| 12 考核 / 059 | 28 肥牛 / 144 |
| 13 援手 / 064 | 29 档案 / 150 |
| 14 心事 / 070 | 30 狩猎 / 156 |
| 15 除恶 / 075 | 31 定计 / 161 |
| 16 阿布 / 080 | 32 行动 / 167 |

33	IDE / 173	45	猎杀 / 241
34	摸排 / 178	46	访客 / 247
35	冲突 / 184	47	口风 / 252
36	告白 / 190	48	私愤 / 258
37	反目 / 196	49	被捕 / 263
38	洗脑 / 202	50	拷打 / 268
39	反目 / 208	51	盘问 / 274
40	尸检 / 214	52	状况 / 280
41	真相 / 220	53	脱身 / 286
42	条件 / 225	54	暴徒 / 291
43	定性 / 230	55	情报 / 296
44	意外 / 236		

01 蓝狐

六月，某日，骄阳似火。

西南边陲，某特种兵军营，寂静无声。

突然，一声哨响，军营为之沸腾，数十名手持枪械、身披伪装网、脸涂伪装色的士兵从营区内各个角落跃起，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营房门前的集合场地，瞬间排好队列，犹如原本就站在那里一般。

整整齐齐一个方阵，杀气腾腾，威武异常。

代号猫头鹰的大队长现身阵前，扫视士兵道：“知道为什么终止训练吗？”

士兵们吼道：“有任务！”

有感于士兵们高昂的精神状态，猫头鹰一时心潮澎湃，喝道：“不错，上级指示，有一伙持枪匪徒在边境劫持人质后进入滇缅丛林，企图索要高额赎金，情况极其危急，要我们立即出发营救，蝮蛇。”

“到。”一名军官应声步出队列。

猫头鹰凝视蝮蛇，晃了下手中的简报道：“这是此次任务的简报和地图，命令你带领蓝狐小队前往 3012 地区，与先期抵达的武警部队会合，执行营救任务。你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准备，有信心完成任务吗？”

“有！”蝮蛇大吼一声，转身向队列喝道，“蓝狐小队，出列。”

“到。”

一声怒吼，四名士兵从队列中奔出，在蝮蛇身前排成一排，立正站好。

“给你们四分钟时间准备，直升机坪集合。”



“是！”

士兵们吼声未止，飞一般冲向营房。

三分钟时间不到，四名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的特种兵，连同下令的蝮蛇全部冲进了营区腹地的直升机坪站成一排，静静等待着从地平线现身的米—8武装运输直升机抵达。

片刻后，直升机飞临营区上空。

机身徐徐降落，还未落地，士兵们已在蝮蛇的手势下依次蹿入机内。

蝮蛇不待坐稳，便向直升机驾驶员吼道：“河马，3012地区，出发。”

“收到。”

河马应着，一拉操纵杆，直升机向空中腾升，而后举重若轻地控制着直升机停滞空中，像一只巨大的蜻蜓般灵活地调转方向，随后开始向前推动，转眼间便消失在军营之外。

猫头鹰收回远眺直升机的目光，看向纹丝未动的士兵，心中甚是满意，正想下令解散，却突然察觉对面士兵们的眼神开始有些走样了。猫头鹰心中诧异，因为他知道面前这些兵都是百炼成钢的特种兵，绝不会随意转移注意力。

猫头鹰转身，却见一个全身武装的士兵正从营房内奔出。

看到这里，一向治军严谨的猫头鹰也不禁暗自叹了口气，木然地看着那名士兵径直冲进了集合场，立正站好向自己行了个标准的军礼。

“报告，蓝狐小队尖兵狐狸前来报到。”

“礼毕，马东，你不在营里休息，出来干什么？”

“大队长，我的代号是‘狐狸’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但你现在身上有伤，怎么能出任务？瞎胡闹，现在命令你返回营房休息。”

“报告大队长，轻伤不下火线，我隶属蓝狐小队，理应参加这次营救任务。请问，为什么直升机没有等我到达，就离开了？”

猫头鹰被问得一怔，抬起腕表，苦笑连连，时间刚好五分钟。

“大队长，请回答问题。”

“胡闹，你伤没好，我敢把你放出去吗？要是出了问题，谁来负责？”大队长被问毛了，心里老大不高兴，大手一挥喝道，“马东，现在我命令你返回营房休息，没有我本人的命令，不许离开。”

马东没有回答，只是盯着猫头鹰，眼珠一错不错地盯着。

猫头鹰面无表情，迟迟没有表态，他了解这里的每个士兵，也知道马东是这里面最机智、最狡猾、最难对付的士兵，没有什么能让他后退的，但他必须这么做，因为一个没法道出的理由。

“马东，执行命令。”

队列里有人喊话，猫头鹰眉头皱了下，没有制止。

马东闻声看向队列，那是一个脸上浮现怒容的老兵，马东的泪水开始在眼眶中打转。

老兵冷森森地喝道：“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别忘了你还是一个士兵，是一个军人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。违抗命令，你就根本不配称为一个士兵，更不配当一个特种兵。现在，服从命令。”

那是一个老兵，他是这座兵营中，当兵时间仅次于大队长的特种兵，名副其实的丛林之王。马东一踏入这座军营，老兵就负责训练他们。一旦进入训练场地，老兵就变得六亲不认。凡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兵，即使是后来称霸丛林的特种兵，没有一个不怕他的。

望着那双隐含杀气的眼神，马东胆怯了，他太怕那双眼睛了。可是，马东心知转身返回营房就意味着自我放弃。成为特种兵、成为尖兵，是他当兵时的动力，难道就这样放弃了吗？泪水，再也抑制不住，充盈着眼眶。

在将背上的背包解下狠狠地摔在地上后，马东头也不回地跑进了营房。

空气压抑，令人窒息，只有呼呼的喘息声可闻。

悲壮，写满了站在原地未动的士兵们的眼中，有的泪水则已经顺着黝黑的脸庞滑落，但没有一个士兵动摇分毫，直挺挺地站立在原处，像一个个钢铁卫士般。



猫头鹰深吸了口气，望了眼队列中的那双眼睛叹了口气，强打精神喝道：“全体都有，立正，现在进行体能训练，20公里越野，老规矩，最后三名三个一百。响尾蛇，由你带队，出发。”

“是，出发。”

一声怒吼，特种兵们将全部精神再次融入训练中，不甘人后地冲向营区大门。

“唉，马东，我究竟该把你怎么样呢？”

回首营房，伫立在空旷营区中的特种兵营大队长猫头鹰，被军中视为瑰宝级的铁血军人陷入了沉思中，他的脑海里再次浮现马东受伤时的情景。

劫匪手持手雷身绑炸药，用人质幼小的身体做掩护，企图负隅顽抗。因为地域限制，没有可供狙击手射击的有利位置，营救人质的重任便由蓝狐小队承担下来，而负责攻坚的是马东和另外一名战友蝙蝠。

时值中午，距离事发时间已经过去了13个小时。因为劫匪所列要求太过荒唐，令谈判陷入僵局。而长时间得不到答复，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的劫匪情绪一度失控，开始用人质的生命要挟起警方。

劫匪情绪失控之际，下意识的动作给了马东出击的机会。马东果断出击，破窗而入，狂躁中的劫匪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落地后，马东借力再次飞身跃起，一脚踢飞劫匪手中的手雷。

手雷沿着门洞滚入走廊，随后在走廊中爆炸，没有波及到室内。解除手雷的威胁，马东扑向劫匪，强行将人质与劫匪分开。在将人质抱起抛向紧跟上来的老虎后，生怕劫匪狗急跳墙，他复又扑向劫匪。

劫匪被马东死死控制，没有机会引爆身上的炸药。

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万念俱灰的劫匪却从后腰里拽出一枚木柄手雷，挣扎中竟扯断了拉环。马东见机不妙，用头部猛撞劫匪，趁对方眩晕失神的短暂时间，挣脱了对方的纠缠，纵身向窗外跃出。

“轰……”

手雷爆炸了，闪避不及的马东在越窗而出的刹那，被室内手雷爆炸形成

的冲击波迎头赶上，夹杂着弹片的滚滚热浪席卷而至，将马东整个人包裹起来。马东只觉脑后一热，眼前一黑，摔在了街心。

经过医院全力救治，马东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却埋下了隐患。

一块金属弹片在洞穿马东头骨后出现了可怕的碎裂，那些细小的只有几微米的碎片，在巨大的冲击波作用下，遍布颅骨与大脑之间的缝隙。手术最终未能进行，因为碎片的体积太小，数量太多，一旦手术失败，马东将很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。

在休养了近三个月后，马东返回了驻地。

因为弹片的影响，训练一向以“猛、狠、辣”著称的马东，再难如以前一般掌控身体机能以及平衡，身手大不如前。大队委成员在经慎重考虑之后，向马东下达终止一切训练的命令，等待进一步指示。

现在，马东面临的是军区医院的最后通牒：退役。

马东，舍不得离开生活了五年多的军营，这里有他熟悉的一切。

入夜，作战室，座无虚席。

人人面色阴沉，所有人都在为马东的事情犯愁。在猫头鹰面前有厚厚一沓纸，上面是军区医院对马东伤势进行全面检查后的最后诊断。至于诊断的内容是什么，已不再重要，结果才是最要命的。

马东，已不适合军旅生涯，必须退役。

可是这样一个结果，究竟要如何告诉马东呢？

猫头鹰拍着桌子道：“说话呀，都傻了吗？”

中队长赤狼低声道：“我看这事，还是让眼镜蛇去吧，只有他能说服马东。”

猫头鹰反对道：“不行，眼镜蛇自己的思想都转不过弯来，怎么能让他去，乱弹琴。”

“那让谁去？就马东那火爆脾气，还不疯了？”一名军官小声嘟囔。

猫头鹰狠狠地瞪了说话那人一眼，没吭声。

“报告。”



“进来。”大队长不耐烦地摆了下手。

应声进入作战室的士兵，没有开腔，而是选择了沉默。

室内众人无不为之怔，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让他们很是纳闷，纷纷扭头看向门口，都无奈地叹息，目光落在猫头鹰身上。

猫头鹰白了眼那名士兵，强压心中之火道：“马东，你来干什么？”

马东语气平静道：“大队长，我请求退役。”

猫头鹰的心轻轻一颤，望着马东的眼睛有些湿润了。这就是自己军营里的兵，当理智战胜情绪，就像是执行各种艰难险恶的任务时，一旦他们认为时机成熟，总会做出最正确的选择，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
猫头鹰缓缓起身，向马东敬上庄重一礼。

政委叹了口气道：“马东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，尽管说。”

马东平静道：“我想完成我的学业，不知道行不行？”

政委没有当即拍板，而是看了眼猫头鹰，两人交换了下眼色，见一向以铁血著称的猫头鹰默默地点了下头，这才沉声道：“这件事，我们要研究一下。马东，你先回去吧，等过两天，组织上会给你答复的。”

马东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，在向室内众人敬礼后转身离去。

只有军人才能理解军人。

当马东转身瞬时，所有军人不约而同地起身而立，向消失在门外的背影敬上军礼。

02 入学

九月鹰飞。

秋风肆虐。

一日下午，碧空如洗。

粤东蜚声海内外的某高校校园内，参加军训的大一学生在烈日下汗流浹背，在操场上来回操练着，队列、匍匐、战术……一片繁忙嘈杂的情景，令这所百年高校充满了些许军营的气息。

高校是国际化知名学府，有规模上档次，校舍、教学楼、办公室、实验楼、图书馆等各类功能性建筑十分齐全，配套设施也很完善，绿化到位、环境一流，形成一种极为和谐的学习氛围。

操场四周，绿树成荫。

在绿荫地与建筑物阴影中，不少师生和家长都饶有兴趣地观看着新生军训。在不远处，还停着几辆世界知名的顶级跑车，一看便知是有来头的家长，或是有背景的学生所驾。所有的一切，无不显示这所学校如何成功。

训练已持续了近一个小时，有些学生家长也许是见孩子实在是太累了，不经同意便走入操场中干预起教官的训练来，让一旁与学校领导谈话的军官甚是不满，待要上前制止，就在这时，天空中突然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声。

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所惊，正在教官督促下训练的学生，甚至是教官本人，都好奇地抬头看向空中，却见一架军用直升机由远及近，看直升机越行越低的架式，竟似乎是要降落在操场上，一时间引发了不小的混乱。



“直升机要降落了，刘玉栋，赶快让大家散开。”军官见状大惊。

“是，快点把人带走，韩大中，让你的方队退远一点……”

就在地面上的士官忙着将人赶开时，直升机已然停滞在了操场上空。

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直升机并没有降落地面，而是保持着低空盘旋的势头。机翼旋转引发的强风，让整个操场尘雾迷漫，让那些还想近距离观看直升机的学生，又被迫向后退去，远离了操场。

不少教官让直升机的出现搅得全没了威信，那些刚入校，还未见过大世面的学生，从没有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军用直升机的机会，这回可开了眼，将教官的命令视作耳旁风，一个劲往前挤，想看个仔细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哪来的直升机？”

“是不是要演习呀？”

“……”

人群也乱成了一团，还以为是负责军训的部队为了活跃气氛，弄来一架直升机。此外，还有校园里闻风而至的学生纷纷涌向操场，让现场一度失控，就连在一旁维持秩序的士官们也大为恼火，纷纷开骂了。

“搞什么鬼？”

“牛哄哄的，简直不把人放眼里了。”

“闭嘴吧你，也不看看人家是干什么的，还乱找事。”

喝骂声中，士官中有眼尖的，看到了直升机侧面的猛虎标记，眼中闪过一丝惊异，喋喋不休的粗话都吞进肚子里了，又见直升机搅起的尘雾有扩散的趋势，忙将散落在操场四周的方队转移，集中到一起。

直升机在半空中停了好一会了，既不见它降落，也不见任何反应，让现场的人群都摸不着头脑，怔怔打量着这架被涂成迷彩色，却又在机身侧面喷绘一个巨大虎头的军用直升机，交头接耳、私语不休。

“砰……”

突然间，一个鼓鼓囊囊的半旧行军包从直升机上扔了下来，重重砸在地面上，扬起一片灰尘。突变让现场为之一震，好戏终于要上演了，所有



人都伸长了脖子看着直升机，想要看看这架来历神秘的直升机究竟要玩什么把戏。

就在人群拭目以待时，一条绳索从机身垂下，直落地面。

一个全身迷彩的身影沿着摇摆不定的绳索快速滑下，在离地面还有三四米竟松脱了绳索，坠地后一个漂亮的侧滚，而后又是一个近乎本能的观察动作，这才站了起来，俯身捡起沾满了尘土的行军包，跑出直升机下方的风区。

模糊中，有人看到机舱门口有人影晃动，似是在向跑动的身影敬礼。

迷彩军服跑出操场后，并未远离，而是将行军包随手扔下，转身向直升机敬礼，久久未曾落下。直至直升机在悬停了片刻后向空中拔起，随后逝向远方，消失在众多的建筑物之后，他这才缓缓将右手落下。

“装什么装，你哪个部分的，还想不想让人活了？”

“刘玉栋，你嘟囔什么呢？”军官喝道。

“我说这个家伙纯粹是个小兵痞子，这种人当兵，就是祸国殃民，给咱们当兵的人丢脸。”士官刘玉栋不服气道。

一名士官不无玩笑地道：“那也比你强，你要是能让直升机送你，我给你当保镖。”

“好了，瞎说什么，又不是一个部队的，穷操心。”眼见迷彩军服拎着行军包向这边走过来，那名军官忙制止手下的兵们乱说，迎上去道，“你好同志，哪个部队……怎么，你退役了？”

“是，我叫马东，刚刚退役。”迷彩服习惯性地敬了个礼后，恍然想起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军人了，忍不住苦笑着道，“现在不过是一介平民而已，你们不要有什么误会，刚才是首长到军区开会，顺便捎我一程而已。”

军官道：“你好，我是 73251 部队的刘正刚，军衔少校营长，还请多多指教。”

马东神色不变道：“岂敢，我来这里只是完成以前的学业，营长同志。”

刘正刚奇道：“哦，你是没毕业就参的军？”

“是，营长同志。”马东点头。

刘正刚这才明白过来，扫视了下乱成一锅粥的操场，哭笑不得地道：“我说马东，这可不能怪我说你，虽然你们首长是顺路捎着你，可你也不能不考虑后果吧？你看，这架式，我们还怎么训练下去？”

马东代号狐狸，那心思自然鬼了去了，早就看出对方是在故意刁难自己，不过因为错在自己，他也不好说什么，忙正色道：“营长同志，实在对不起了，扰乱了贵部队的正常训练任务。要怎么做，您请直言。”

马东这一表态，刘正刚也有些不好意思了，若是故意为难对方，说不定会引起反感，闹不好，自己这方面还要弄个大花脸，想了下说道：“算了，以后做人踏实一点，别搞这么大的动作，影响不好。”

马东见人群越围越多，也不想多事，巴不得早点离开，点头道：“谢谢营长同志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出现类似情况了。现在，我可以走了吗？”

营长哪有心思留人，点了点头，摆手放行。

马东不再言语，背起行军包便向办公楼方向走去。

“马东？真的是你呀，我还以为认错人了呢。”就在马东黑着脸要穿越人群时，突然从旁边闪过一个长发披肩、身着素裙、眉目如画、清秀端庄的妙龄女子，错身拦下了行色匆匆的马东。

马东一怔，他大三离校入伍，这已经过去五六年的时间了，怎么学校里还有认识他的人？马东心中诧异，看向那女子，立时被眼前女子的相貌与气质所打动，并飞快地与脑海中那些已经记忆久远的同学挂上了钩。

“你……你是秦梅？”马东迟疑道。

“怎么？连老同学也不认识了？”秦梅嗔道。

马东神色好不尴尬，稍后才讪笑道：“这不能怪我，你秦梅可是天上的‘仙女’，一向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不带正眼瞧上一眼的，怎么今天……对不起，老同学，刚见面就开玩笑，失礼了。”

“想不到几年不见，你马东还是老样子。”秦梅没有责备马东的失礼，不过神色却有些扭捏，顿了下后奇道，“解放军同学，看样子你是光荣退役了，



这次回母校，你不是又想搞什么乱子吧？”

马东哑然失笑道：“我说秦梅，难道我在你们女生眼里，就是天生捣乱的那种人吗？”

“怎么不是，你是全系最能捣蛋的学生了，不满学校伙食，便发动同学上街游行，还组织班里的同学旷课泡网吧，与校外青年打架，你说你是不是捣蛋鬼……”秦梅笑着历数马东罪状。

“哎……不好意思，我还有点事要办，改天再聊吧。”秦梅话锋尖锐，马东自觉没趣，怕是再聊下去，也没什么意思，便想抽身闪人。

秦梅扬声道：“喂，怎么联络你呀，学校现在还有好几个读博的老同学呢。”

马东头也不回地道：“找校长，他能找到我。”

“校长？哼，你以为你很牛呀，校长那死老头会记住你才怪。”望着快步远去的背影，秦梅不以为意地耸了下肩后，抱起手中的书本消失在逐渐散去的人群中。

直升机离去，焦点也随之而去，校园在热闹了几分钟后，聚集的人群开始散去。只是这件事情，却被好事者以及不知情的师生，编入了建校以来最稀奇古怪事件中，还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埋下伏笔。

马东身着迷彩，在校园内行走，并未引起什么注意。

正值军训期间，别人见马东手里拎着行军包，还以为是负责军训任务的教官，或是受训的新生。就这样，马东得以一路顺畅地到达了学校领导所在的办公楼，在询问楼下的门卫之后，他拎着行军包向楼上走去。

“报告。”

“进来。”

径直奔到楼上负责教学的副校长办公室，马东敲门之前习惯性地打了个“报告”，事后连他自己都有些哭笑不得。幸好，室内正在办公的那位校长大人也随口应了声，不然还不知闹出什么笑话呢。

马东推门而入，将手中行军包丢在门口，从上衣口袋里取出军委的文

件，递向了正低头审阅文案的校长。等了一会，马东见对方正忙于斟酌文件上的文字，实在有些不好意思打扰对方，只得将手中的文件轻轻地搁在了桌上。

片刻后，阅读完手中文案的校长将目光落在了桌上的纸上，以为是哪位教员递上来的报告，随手抄在手中，可看了两眼，眉头便皱了起来，最后竟失声道：“马东？怎么那个小子还没死吗？”

马东听罢校长那话，眼珠转了再转，冷不丁地吼道：“首长好！”

马东那一嗓子，不亚于平地一声雷！

出其不意之下，那位校长难免会吓上一大跳，本能地向后一挺。结果，那位校长的屁股没坐实，很不幸地滑落到桌下，四脚朝天摔了个屁股墩，成了这所大学第一个被学生吼“下马”的校长。

瞅着校长狼狈不堪的样子，马东忍不住一阵窃笑。

窃笑之余，马东表情有些抽搐，看来是刚才那番得意忘形，不知扯到了哪根神经。